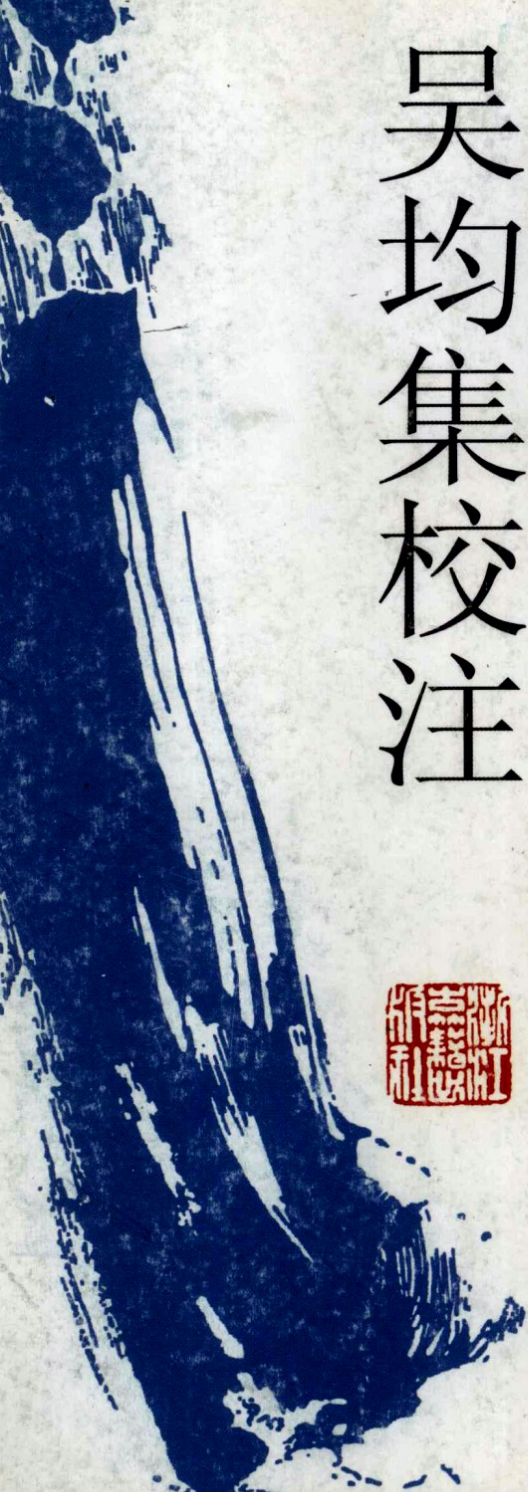


两浙作家文丛

吴均集校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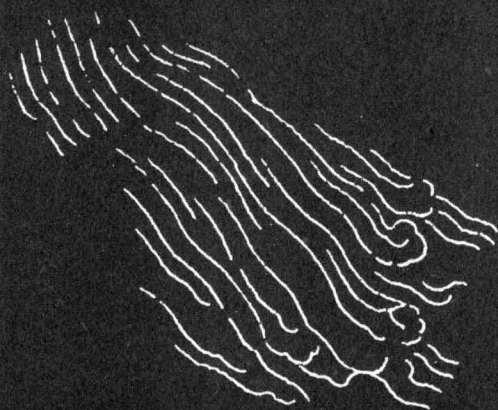
两浙作家文丛

吴均集校注

林家骊

校注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徐 元

封面设计 池长尧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均集校注/(南朝梁)吴均著;林家骊校注. —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5.7

ISBN 7-80715-032-7

I. 吴... II. ①吴...②林... III. 古典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南朝时代(420-589) IV. I213.9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8094 号

本书出版得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

吴均集校注

林家骊 校注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)

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625 字数 190 千
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715-032-7/I·783

定 价: 18.00 元

前言

吴均(四六九—五二〇),字叔庠,吴兴故鄣(今浙江湖州安吉)人,是齐梁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。

一

关于吴均的家世,现存的史料很少。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之《文学传》中《吴均传》的叙述都颇为简略,只说吴均「家世寒贱」,且对其祖、父辈亦未有提及。由此可见,吴氏当属于庶族寒门,并非吴兴当地的高门大族。但据吴均《赠别新林》中有「仆本幽并儿」一语推测,吴均祖上大约原是幽并地区人氏,由于战乱原因而南迁的。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其他的辅助材料可以证明这些。

至于吴均的生平,除了《梁书·文学传》和《南史·文学传》中的《吴均传》以外,还有郑樵《通志·文苑传》中的《吴均传》可资参考。这三个传虽然都简略,叙述吴均生平的文字也有些不同,然而就是这些不同的文字,再结合吴均的诗文创作,可以为我们勾勒出吴均的生平。今试叙述如下。

吴均出生在宋明帝泰始五年(四六九)。他虽出身寒微,但自小好学,且又才智出众,少年时期,仗气行侠,以功业自许。齐明帝建武年间,他到过南齐与北魏的前线寿阳八公山一带,并在游历过程中

写下不少有关游侠、边塞题材的诗歌。后来，由于抱负难伸，功名不遂，大约在东昏侯永元初年，吴均离开寿阳去了湘州桂阳（今湖南郴州）投靠桂阳内史王峻。当时，周兴嗣正任桂阳郡丞，与吴均有所交往，并有诗文酬答。

齐末梁初，吴均离开桂阳，到了建康。文坛领袖沈约见到吴均所作诗文，大加称赏。梁武帝天监二年（五〇三），柳恽出为吴兴太守，召吴均补郡主簿。自此，吴均踏上了仕途。这一年，他已经三十五岁了。吴均和柳恽相处数年，由于志趣相投，两人常相邀作诗。吴均的诗文写得清拔有古气，在当时很有些名声，人们称之为「吴均体」，都学习模仿。其间，由于吴均雄心未泯，不甘沉沦下僚，曾赠诗离去。柳恽则能理解吴均的心情，并不为此生气。所以，后来吴均重回吴兴时，柳恽能「遇之如故，弗之憾也」（《南史·文学·吴均传》），由此可见二人情谊之深厚。柳恽为了吴均的前途，把吴均推荐给萧衍的弟弟临川王萧宏。萧宏一见也很赞赏吴均，并在武帝前称赞吴均的文才，武帝当日就召见了吴均，并让他赋诗。由于吴均的诗文作得很好，武帝十分高兴，命他待诏著作省。天监四年，梁武帝决定北伐。北伐统帅是临川王萧宏，而柳恽次兄柳惔担任副帅。当时的寒族士人若欲登上高层，凭借军功是极为有利的阶梯。故原就有志于武功的吴均，自然是希望能随军出征。因此，极有可能由于吴均与萧宏、柳恽的关系，得以从军北进，并在途中创作了不少有关军旅边塞生活的作品。这样一来，他集中所收的许多边塞诗的创作动机，便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。

天监六年，梁北伐胜魏休兵，吴均返回建康，时年三十九岁。扬州刺史建安王萧伟，引吴均为记

室，职掌军国文翰。这一时期内，吴均与何逊、王僧孺、萧子云等人交游往来。九年，萧伟迁江州刺史，吴均补为国侍郎，兼府城局，随萧伟至江州。十二年，萧伟被征为抚军将军还都，吴均亦随之东归，被授为奉朝请。后渐失意，以致武帝有「吴均不均，何逊不逊」之贬语（《南史·何逊传》）。

吴均很想在沙场建功立业，也很想在文史方面发挥才能并有所成就。早先他曾上表求借《齐起居注》及《群臣行状》，想撰写《齐书》，但是梁武帝不同意。于是，吴均便在跟随萧伟期间撰写了《齐春秋》。东归后，书成进呈于武帝，但书中不为尊者讳，称萧衍为齐明帝萧鸾佐命，由于萧衍曾助萧鸾大肆屠杀齐高帝、武帝子孙，这对当年甚受齐武帝信赖的萧衍来说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，故触犯了武帝的忌讳。武帝大为恼火，称此书不实，派中书舍人刘之遴向吴均提出数十个问题，使他十分尴尬难堪。武帝还下令将此书烧毁，并且免去了吴均的官爵，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官。然而，由于吴均确实具有良好的史德及较高的史才，因此，过了不久，梁武帝主持编撰《通史》时，便又召见吴均，让他参与此事。吴均撰写完成了本纪、世家，仅有列传尚未完稿，于普通元年（五二〇）病卒，时年五十二岁。

二

吴均的著述，留下数量较多的是他所作的诗歌。他的诗作今存一百四十七首，从其内容来看，大体可分为六个方面：

边塞诗是吴均的诗歌中写得最有特色的一部分。南朝诗人中，对后来唐代边塞诗产生过较大影

响的，有鲍照、吴均。清人王士禛曰：「盛唐『边塞之作，则出鲍照、吴均也』（《带经堂诗话》卷一）。南朝统治者偏安江左，士族门阀制盛行，整个社会重文轻武，腾达之人主要凭家世和文才。统治阶层虽亦高歌建功立业，但实际上倾慕那种雍容高贵的生活，不屑于真正赴战场征战立功。而对寒门士人来说，他们的兴起，通常只有两条路：一是靠军功，一是获恩幸。宋、齐、梁三代寒门将帅不断兴起，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。于是从戎成为寒士眼中致位通显的道路。吴均用世之心强烈，亦憧憬着通过这一途径，来改变自己的境遇。因而，他写的边塞诗，大多反映了他锐意奋起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。如《古意二首》其二云：「杂虏寇铜鞮，征役去三齐。扶山剪疏勒，傍海扫沉黎。剑光夜挥电，马汗昼成泥。何当见天子，画地取关西。」诗歌记述了一次边塞战争，写得豪迈道劲。末二句更是平地拔起，显示出诗人对建功立业充满信心，故而气势不凡。又如《入关》云：「羽檄起边庭，烽火乱如萤。是时张博望，夜赴交河城。马头要落日，剑尾掣流星。君恩未得报，何论生命倾。」诗歌塑造了军情危急时分，一位为国赴难的勇士形象，表现了他渴望杀敌的决心和意志，勇敢无畏的精神和气魄。最后二句既是勇士的自白，亦是诗人的心声：为了报答君恩、报效国家，一身之安危又何足道！体现了为国捐躯的无私胸怀，进一步点明主题。再如《胡无人行》云：「剑头利如芒，恒持照眼光。铁骑追骁虏，金羁讨黠羌。高秋八九月，胡地早风霜。男儿不惜死，破胆与君尝。」诗歌刻画了一群英姿勃勃、豪气逼人的血性男儿，他们不畏边地苦寒，亦不顾惜自身安危，铁骑奔驰，穷追敌寇，一心只想克敌制胜。最后直言自己敢于披肝沥胆，誓死为国效忠的决心和勇气，出语真是石破天惊、慷慨壮烈。吴均的边

塞诗，蕴涵着进取奋进精神，这样掷地有声的语言与雄健豪迈的气势，在诗风靡弱的齐梁时代实不多见，其拔于流俗是应该肯定的。

南朝时山水诗繁荣，吴均也是当时一位重要的山水诗人。明代徐献忠《吴兴掌故集·著述类》云：「《吴兴人东记》，梁吴均作。均居长兴南六十里之青山，在吴兴之西，太守柳恽召补主簿，始入东境，始作《入东记》，以辨山川故实。」可见吴均对自然风景和古迹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吴均的山水诗写得清新自然，这与他出身寒门且仕途不顺有关。他笔下的山水景物大多清迥幽冷、挺拔奇恣，无尘俗粗鄙之气。如《山中杂诗三首》其二云：「山际见来烟，竹中窥落日。鸟向檐上飞，云从窗里出。」沈德潜说此诗：「四句写景，自成一格。」（《古诗源》卷十三）诗人以新颖巧妙的角度，传神地刻画了山中幽居的景象：烟岚从山边升腾而起，渐渐弥漫了山谷，落日西沉，竹林的间隙中时而可窥见其脉脉的斜晖，飞鸟在檐前屋后来来往往，白云从窗中飘浮而出。诗歌画面清新自然，构思精微又不失真率，表现了诗人闲适的心情。又如《至湘州望南岳》云：「重波沧且直，连山纠复纷。鸟飞不复见，风声犹可闻。脱脱树里月，飘飘水上云。长安远如此，无缘得报君。」诗的前六句，描绘的画面呈现出变化的轨迹：由清晰的水景、山景，到若即若离的飞鸟和风声，再到月景与云景的朦胧感。诗歌构思别致，笔法潇洒，在清淡质朴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失意士人的情感。再如《登寿阳八公山》中「疏峰时吐月，密树不开天」二句，写山峰之高峻和森林之荫深，从整体把握到具体感觉，都渲染出一种幽深静谧的气氛。因此，吴均的山水诗构思新巧，观察入微，写景细致，具有清新明净的风格特征。

离愁别绪，历来是诗人们乐于抒写的题材，吴均的离别诗也写得很有特色，其笔下景物常渲染上一种感伤的情调，从而情景交融，烘托气氛。如《赠王桂阳别三首》其三云：「树响浹山来，猿声绕岫急。旅帆风飘扬，行巾露沾湿。深浪暗兼葭，浓云没城邑。不见别离人，独有相思泣。」野外的荒寒寥落，猿声凄厉，水路的波深浪暗，艰险辛苦，与行旅之人绵远悠长的离别之思浑然一体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又如《同柳吴兴何山集送刘馥杭》云：「王孙重别离，置酒峰之畿。逶迤川上草，参差洞里薇。轻云勿远岫，细雨沐山衣。檐端水禽息，窗上野萤飞。君随绿波远，我逐清风归。」诗中所写的草、薇、云、雨、禽、萤，莫不与人同其情愫，即都隐约与人的「重别离」心态相应。再如《与柳恽相赠答六首》，这些诗的大背景是深秋，「白日隐城楼，劲风扫寒木」（其四），一幅萧瑟惨淡之景象，成为后文写别情之凄切的布景。「闲房肃已静，落月有余辉。寒虫隐壁思，秋蛾绕烛飞」（其五），在清冷的月光下，在「寒虫隐壁思，秋蛾绕烛飞」的景象中，对远方人的思念之情和离别后的孤寂之心一一显现出来，凄清之景尽现诗人浓厚的惆怅之情。还有「秋月照层岭，寒风扫高木」（《答柳恽》），「露下寒葭中，风起秋江上」（《酬别》）等句也都是写秋景，在萧瑟的秋色中，面临分别，跋涉长途，更显伤情别感。吴均的离别诗借景物描绘，将离愁别绪从心底曲曲传出，因而显得意境委婉深致，而情感又耐人寻味。

吴均有强烈的用世思想，但从文从武都无以展现自己的才华，因而他有不少诗作表达了自己有志难酬的无奈和无人知遇的孤独，以及对不平遭遇的幽怨。如《酬周参军》云：「日暮忧人起，倚户怅无欢。水传洞庭远，风送雁门寒。江南霜雪重，相如衣服单。沈云隐乔树，细雨灭层峦。且当对樽酒，朱

弦永夜弹。」诗人以司马相如自况而怨衣单，抒写怀才不遇的怨悵；又以乔树隐、层峦灭，暗喻自己因为受某些外在条件障蔽，而不为世所知；末二句宽慰自己权且以酒与琴相伴，度过寒冷的长夜。这正是对自己不逢其时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慨叹。又如《伤友》云：「可怜桂树枝，怀芳君不知。摧折寒山里，遂死无人窥。」吴均借伤悼友人，抒发了自己的孤寂，从而表现了寒门文人在士族门阀制度下，无路可达的苦闷。这种怀才不遇的苦闷，使得吴均的诗中常透露着一股怨气。不过，即使是怨愤牢骚之语，吴均的笔力依然不弱。如《赠别新林》云：「仆本幽并儿，抱剑事边陲。风乱青丝络，雾染黄金羁。天子既无赏，公卿竟不知。去去归去来，还倾鹦鹉杯。气为故交绝，心为新知开。但令寸心是，何须铜雀台。」需要注意的是，吴均的孤独是在寻求施展才华、谋求功名的路上无人知遇的孤独，是在世俗的生活中有所追求而不得的孤独。因此，不少诗作也有其不能免俗的一面，那就是表现出向往富贵生活的姿态。如《行路难五首》（其一）咏一株桐，「经霜逐浪困严风」的目的是「洛阳名工见咨嗟，一剪一刻作琵琶」，以此有帝王「提携把握登建章」的荣华，有「茱萸锦衣玉作匣」的富贵。诗末「不学衡山南岭桂，至今千载犹未知」二句，明确表明了诗人对不为人知的桂树的不屑，从中亦可可见其对富贵琴瑟的羡慕。又如《赠柳秘书》中「鸳鸯若上天，寄声谢明月」则蕴涵了吴均期盼其提携「上天」的热切愿望。吴均在咏怀诗中展示的是他所处地位所感受的生活，是他所处阶层的特定心态。与其同时代的诗人相比，吴均的咏怀诗更具有较强的个性。这是难能可贵的，也是其诗格高出同时代诗人之处。吴均在诗中展示的寒士心态，与前代左思、陶渊明、鲍照的文学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。但相较而言，吴均的心声

显得更曲折辛酸。

吴均还写过不少咏物诗，有些未标咏物之题，但通首用一物作比，其实也是咏物诗。由于内在的感受要寄寓，吴均的咏物诗往往是借物言志，重在表达自己的情愫。如《共赋韵咏庭中桐》云：「龙门有奇价，自言梧桐枝。华晖实掩映，细叶能披离。不降周王子，空待岁时移。严风忽交劲，遂使无人知。」诗人从眼前庭院中的桐树联想到了龙门之桐，然而凛冽的霜风乍起，桐树最终默默无闻，无人观赏，无人了解。这无疑寄托着他怀才不遇的悲慨。又如通首用一物作比的《赠王桂阳》云：「松生数寸时，遂为草所没。未见笼云心，谁知负霜骨。弱干可摧残，纤茎易凌忽。何当数千尺，为君覆明月。」诗人感叹自己虽有松树般凌云之志、傲霜之骨，却身处下位，为芸芸杂草所淹没，不仅「笼云心」的抱负和「负霜骨」的内质无法为人所理解，反易遭人欺凌与忽视。但是，在一再的摧残中，诗人并不消沉，仍然期望着去「覆明月」。吴均常常把自己峭拔的内在之气，贯注于对外在之物的描写之中，从而体现了一种感情或气势的力量。如《咏宝剑》云：「我有一宝剑，出自昆吾溪。照人如照水，切玉如切泥。铿边霜凛凛，匣上风凄凄。寄语张公子，何当来见携。」诗人以剑自喻，寄托着蒙受顾遇、一展怀抱的希望，表现了不甘沉沦、力求奋进的意向。不过，吴均的咏物诗中也有些宛转求荣之作，如《梅花》云：「梅性本轻荡，世人相陵贱。故作负霜花，欲使绮罗见。但愿深相知，千摧非所恋。」梅花在绝大多数诗人的吟咏中，都是高洁的象征，常表现出拔俗高傲的气质。然而在吴均的笔下，却流露出对富贵的媚俗之态。又如《主人池前鹤》云：「本自乘轩者，为君阶下禽。摧藏多好貌，清唳有奇音。稻粱惠既

重，华池遇亦深。怀恩未忍去，非无江海心。」从中亦可见吴均留恋仕途，委曲低回的心理。于此可见，吴均的许多咏物诗，与其说是咏物，不如说是咏怀。当然，其他诗人的咏物诗也有抒发主观情感的，但吴均咏物诗中这一点尤其明显和突出。

吴均的诗中还有一些以思妇闺怨为题材的闺情诗，也写得清雅秀逸、姿态摇曳。如《与柳恽相赠答六首》其一云：「黄鹂飞上苑，绿芷出汀洲。日映昆明水，春生鹄鹊楼。飘飖白花舞，澜漫紫萍流。书织回文锦，无因寄陇头。思君甚琼树，不见方离忧。」诗歌前六句写满眼春光烂漫，后四句用苏蕙回文诗的典故，写思妇空有满腹离愁，却相思难寄。两相对照，暗示了人物郁闷、凄凉的心境。诗人借抒写闺情亦表达了与柳恽的友情。又如《闺怨》云：「胡笳屡凄断，征蓬未肯还。妾坐江之介，君戍小长安。相去三千里，参商书信难。四时无人见，谁复重罗纨。」诗歌描绘征人家属相思之苦，比较有现实意义，在当时诗歌中不多见。再如《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》其六云：「匈奴数欲尽，仆在玉门关。莲花穿剑罅，秋月掩刀环。春机思窈窕，夏鸟鸣绵蛮。中人坐相望，狂夫终未还。」诗歌将征人与思妇结合起来写，用语颇有风致，宛转而兼有俊爽。还有《去妾赠前夫》云：「弃妾在河桥，相思复相辽。凤凰簪落鬓，莲花带缓腰。肠从别处断，貌在泪中消。顾君忆畴昔，片言时见饶。」诗歌描绘了一个被遗弃的侍妾，诉说了她心中的忧伤以及对前夫的深厚感情与深切思念。吴均的闺情诗虽然也富于声色，但并不流于柔靡，从中仍可见到一股清峻的气息。

吴均的诗歌在艺术风格方面，具体来看，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色：

首先，吴均的诗歌，明显受到汉魏古诗的影响，是对建安诗风的继承和发扬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复古倾向。尤其是吴均的离别诗，在探索描绘客观美的同时，善于把主观情感注入景物，以景衬情，融情于景，达到情景交融、水乳难分之境。这可以说是从对客观自然的感受向更高层次审美观的发展。吴均诗歌最主要的特色是在浓烈而质素的抒情这一点上，继承了汉魏古诗的传统。深沉的、绵绵无尽的情思，作一种内心独白式的抒发，亦写景物，而写景不是目的，景物也不是对象，对象是内心，是意象。这就是古诗的基本的表现特色。吴均写离别，写友情的诗，吸收了古诗的这种表现特色，而加以发展，加进了写眼前所见。在抒情的浓烈质朴、在心象的显露方面，有古诗影响的明显痕迹。或者正是由于这一点，所以史臣称其「文体清拔有古气，好事者或效之，谓为吴均体」（《梁书》本传）。不过，吴均在写法上到底比古诗发展了，他开始注意写眼前所见了。确实，我们能从吴均的诗歌中感觉到他浓烈而质素的感情。如《赠周兴嗣四首》其二云「思君欲何言，中心乱如雾」，其三云「意欲褰衣裳，阴云乱人目」等，都是用很流动的诗句，写出了很深刻的感情。

其次，适时自然地化用典故，也给吴均的诗歌带来不少厚重感，显得更有「古气」。据钟嶸《诗品序》称，颜延之、谢庄开启了使事用典之风，「大明、泰始中，文章殆同书抄」，而吴均时，诗坛在任昉、王融的影响下形成了「词不贵奇，竞须新事」的风气，为使作品力避陈熟，人们在创作诗歌时竞相运用新字僻典，从而导致语言风格带有生涩拘滞之处。吴均的创作与当时潮流有所不同，如《入兰台赠王治书僧孺》云：「故人扬子云，校书麟阁下。寂寞少交游，纷纶富文雅。予为陇西使，寓居洛阳社。相思

非不深，行行避骢马。」其中「陇西使」、「洛阳社」（又称白社），语出《晋书·隐逸·董京传》：「董京字威辇，不知何郡人也。初与陇西计吏俱至洛阳，被发而行，逍遥吟咏，常宿白社中。」「行行避骢马」语出《后汉书·桓典传》：「（桓典）辟司徒袁隗府，行高第，拜侍御史。是时宦官秉权，典执政无所回避。常乘骢马，京师畏惮，为之语曰：『行行且止，避骢马御史。』……在御史七年不调，后出为郎」。诗中典故的运用十分贴切自然，既不显得雕饰，又能准确地表达情感。

再次，在语言方面，吴均的诗歌大多采用一些质朴清淡的词采。如「雁渡章华国，叶乱洞庭天」（《寿阳还与亲故别》）、「水中千丈月，山上万重云」（《赠鲍春陵别》）、「白云浮海际，明月落河滨」（《送吕外兵》）等等，这些描写自然的诗句，都写得清新明净。又如「露下寒葭中，风起秋江上」（《酬别》）、「平原不可望，波澜千里直」（《送柳吴兴竹亭集》）、「平湖旷复远，高树峻而危」（《和柳恽毗山亭》）等诗句，则写得古意苍然，境界雄浑，有古诗之味。

另外，在诗歌形式上，吴均的多数作品采用了五言四句、八句、十句体，其中以五言八句者为最多，共有六十七首。纪少瑜《拟吴均体应教》为五言八句，可知史书中所言之「吴均体」当为五言八句体。用韵方面，吴均的五言八句诗多押仄声韵，尤喜押入声韵。在其二十二首押仄声韵的诗中，押入声韵的有一半。通常来说，押入声韵之诗总是显得古拙一些。从声律的角度看，古诗在其创作中的影子也很明显，其句尾多平平平、平仄平、仄仄仄、仄平仄这四种句尾格式，可见吴均更崇尚质朴自然。用对方面，吴均喜欢使用流水对，偏重气势而力避工巧。而且吴均在创作过程中已逐渐注意到对偶的最佳位

置。一首诗只要一联用对时，他都置于第二或第三联。一首诗中三联用对时，也只对前三联。这应该也与吴均对古诗的喜爱与创作有关，因为末联不用对显得古朴。对两联的情况更表现吴均在探索中的巨大成功，他集中于二三联用对，说明他已意识到这是最佳选择，这与后来定型的律诗格律已基本一致。

吴均的诗歌数量较多，题材广泛，形式多样。相对齐梁文人而言，吴均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，在内容风格上，既有对前人的继承，又有所创新。他能结合自己的身世经历，融情于景，或抒写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志向，或表现怀才不遇的寒士心态，或抒写离愁别绪、相思哀怨的真实情感。因此，吴均的诗无疑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、思想情趣及现实意义的。同时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吴均对古诗的热爱十分明显，并将古朴自然之风带进诗歌写作，但这并不表示他一定排斥永明新变体。事实上，他在文学创作中，在体式、对偶、声律等方面，都是在永明文学的基础上有所吸收并做了新的探索。从吴均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，除乐府诗外，以游历、叙别与咏物为多，说明他在题材上对永明文学有一定的继承性。尽管他的诗歌内容及风格带有「古气」，但他所使用的形式却是以短篇居多。他有一些作品的平仄对仗已基本符合格律要求，如《山中杂诗三首》其二：「绿竹可充食，女萝可代裙。山中自有宅，桂树笼青云。」就是一首粘对合格的五绝。

三

南朝时有「文笔」之辩，有韵者为文，无韵者为笔，故「均文体清拔有古气」的文体，当指吴均的诗歌

和其他有韵之文。其「清拔有古气」的特色也不仅体现在诗歌方面，而且体现在他的其他文章中。关于吴均的文章，存者不多，现仅遗有十四篇。其中赋五篇，表一篇，书三篇，檄二篇，说一篇，连珠二首。

吴均的辞赋存者凡五篇，大抵以抒情为主，受鲍照、江淹的影响较多。其中较有名的如《吴城赋》，钱钟书先生谓之「似非全文，玩见寸之百餘言，想必为鲍照《芜城赋》之类，用意均如杜甫《秋兴》所谓「回首可怜歌舞地，秦中自古帝王州！」」（《管锥篇》第四册）描写都邑是汉大赋中正大堂皇的题材，也是最能表现强盛的帝国风貌、昂扬豪迈之时代精神的题材。但这类题材的赋作，到了六朝时却担当起另一种角色：承载着社会的苦难与沧桑。它们写芜城、写废都，与汉大赋相比，描写对象同为都邑，却分属兴衰两个侧面，因此立意、风格截然不同。《吴城赋》犹如一篇咏物抒怀之作，作者寓情志于都邑兴衰景象的描绘之中。在吴城现实残景中还残留着春秋时期吴国强盛的痕迹，而些许盛世遗迹则更反衬出现实的残破和萧条。作者借对历史故都的凭吊，抒发了社会现实人生的「千悲亿恨」。

历来较为传诵的是他给友人的三封信：《与顾章书》、《与朱元思书》、《与施从事书》。这三封信都系类书所载，均经删节，内容皆以写景为主。其中《与朱元思书》最为后人所称赏：

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水皆缥碧，千丈见底；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。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。夹岸高山，皆生寒树。负势

竞上，互相轩邈，争高直指，千百成峰。泉水激石，泠泠作响；好鸟相鸣，嚤嚤成韵。蝉则千转不穷，猿则百叫无绝。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反。横柯上蔽，在昼犹昏；疏条交映，有时见日。

朱元思，一作「宋元思」。在这封信中，吴均生动而简练地描写了富阳、桐庐一带富春江上的优美景色，抒写了向往自然、厌弃尘俗的心情。作者并没有罗列那「一百许里」的山水全景，而是「任意东西」，随兴之所至稍作点染，描绘了富春江水之美及两岸高山、流泉、草木、鸟兽，宛如一幅水墨素描的山水画，清秀淡雅之中，给人以丰富、具体、形象的感受。而这种无定点的审美观照，也说明山光水色纷至沓来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人在大自然的美景面前仿佛变得身不由己了。作者从视觉感受落笔，刻画了奇山异水的动静姿态，又从听觉角度描绘了声调各异的天籁之声。这无尘世喧哗的明净之境，显然与作者的精神状态是水乳交融的。当我们沿着作者的指点而欣赏那天下独绝的奇山异水时，同时也就走进了作者的心灵世界。这封书信短小隽永，而层次井然，文字自然流畅，韵律感很强，不愧为六朝山水小品上乘之作。许槌说此文「扫除浮艳，澹然无生，如读靖节《桃花源记》、兴公《天台山赋》」。此费长房缩地法，促长篇为短篇也」（《六朝文絮》）。

其他两篇书信也有精绝之处。如《与顾章书》：

仆去月谢病，还觅薜萝。梅溪之西，有石门山者，森壁争霞，孤峰限日；幽岫含云，深溪蓄翠；蝉吟鹤唳，水响猿啼；英英相杂，绵绵成韵；既素重幽居，遂葺宇其上。幸富菊花，偏饶